

民间有句俗话:三岁定八十,七岁看终身。初闻时,半信半疑。信的是老辈人的经验之谈,自有道理;疑的是三岁小屁孩的表现,怎可预测其成年后的人生?

随着阅历的增长,再咂摸这句俗话,觉得具有普遍意义。心理学研究表明,人的性格定型在儿童三岁至七岁间。“三岁定八十”中的“三岁”不是定数,是指三岁以后的那个年龄段,后半句“七岁看终身”作了匡正。儿童个性显露也自然始于这个年龄段,有例为证。

笔者曾在一个外地剧团工作,与老演员杜家为邻,目睹杜家三个男孩长成。初见杜家老大,这孩子刚从外婆家回到父母身边,准备上学。老大与家人生分,寡言少语,是个“闷葫芦”。二子、三子尚未开蒙。邻家女主人溺爱三子,只要听见他哭声,立刻冲出家门,抚慰道:“我的乖啊,是谁欺负你的?”明明是三子和同院孩子玩“官兵抓强盗”,奔跑摔倒,见母亲呵护,他便赖人推他摔倒。站在一旁的二子见状纠正:“妈,不是人家推的……”要是二子不在现场,老杜妻定会斥责那个被指认的倒霉孩子,甚至吵到人家门上。老杜妻把三子娇惯成“碰哭精”。

剧团的排练房与家属区没有隔

断,只要锣鼓响起,院里的孩子便涌向排练房看热闹,唯一例外的是杜家二子。笔者当年留意观察,二子从不涉足排练房,还不与同院孩子扎堆。上学后,手不释卷。笔者预言:二子将来必是剧团孩子中第一个大学生。一言中的,二子后来考取一所名牌大学。

再看这三个孩子成年后的状

咂摸“三岁定八十”

姚志康

况。老大厌学,初中毕业后去了一家建筑公司当小工。从小工到瓦匠,从瓦匠到工头,从工头到老板,经营着一家混凝土预制品厂。当初,老杜夫妇还羞于在人前提及老大。而今,逢人就夸,说老杜成家立业不要父母操心,发达了不忘贴补父母兄弟。二子大学毕业工作两年后,留洋深造,后来定居美国,自然也成了老杜夫妇的骄傲。至于那个“碰哭精”,幸亏当地安置政策,当兵退伍后进了父亲的文化系统,却无擅长可言。婚后“啃老”不说,还劳燕分飞,各自重组家庭。丢下的那个孙子成了老杜的“小四子”。

通观这三个孩子的成长轨迹,不难发现他们幼年塑成的性格因子所发生的作用。再引一则“糖果实验”的研究资料,似乎更有说服力。

美国斯坦福大学的研究人员曾找来数十名4岁的孩子,在每个孩子面前放一颗糖果,告知糖可以吃,但过了10分钟后去吃,就可以多得一颗。研究人员说完离开,三分之一的孩子当即就吃。剩下的孩子则用尽了各种方法坚持着不吃,有的闭上眼睛,有的抓头挠腮,有的趴在桌上自言自语……其间,又有三分之一的孩子坚持不住,吃了糖果。坚持到研究人员回来,最终获得两颗糖果的孩子只占三分之一。14年后,研究人员跟踪调查了这批孩子,发现不同反应的孩子长大后差异很大。当年能抵抗诱惑的孩子,到了青少年时期社会适应能力很强,自信有主见,学习出众,在追求目标时也和小时候一样能压抑立即得到满足的冲动。而那些马上吃掉糖果的孩子,成年后缺乏自信,表现平平,而且和小时候一样不易压制想立即得到满足的冲动。

“糖果实验”和杜家三个孩子的成长案例具有异曲同工之效,共同印证了“三岁定八十”之涵义。



海女

宁白

韩国济州岛上有海女。没见时,把她们想象成了神秘的仙女;见了后,才知道她们都已经很老了,是一群承受了太多海浪和海风侵袭的老妈妈。那天去海边,黑色的礁岩下,海浪滚动。有四位海女作下海捕捞表演,都已是70多岁的老妈妈了,穿着连身的黑色橡皮衣裤,酱色脸盘,刻着深深的皱纹,却明朗地笑着。下海前,在海滩上舞动步子唱起歌,说是为壮胆,也为祈福。韩国规定,为了保护生态,海女下海,不允许戴氧气罩。那得全凭老人们的一口气,在海里挣扎着空手捕捞。

当地人说,这是海女下海的真实翻版,没有演绎的添加。年轻时,她们就是这样地劳作来养活全家。那时,岛上的男人都去打仗了,靠她们在大海里捕捞海产,既当食物,也卖了换取粮食。有的海女,生下孩子15天就下海,把孩子放在海边,皮肤被海风吹干。这样的坚强,延续了海女们的一生。有的海女,到了八九十岁,还不与孩子同住,坚持自理生活,偶尔下海捞点鱼虾。

海女,是被战争改变了的女人,她们没有了娇柔 and 依赖,让自己的骨架扛起了男人的重担。幸运的是,这里的菜马强健了她们生命。每个海女,一生中都吃过三次马骨粉,20岁时吃100天,40岁时吃100天,60岁时吃6个月,便终身不得骨折和关节病。有位海女,98岁时摔倒,3天后就起身行走。听说,这些马,由宋朝时的中国人引入饲养。

一代海女,已经到了生命的尾声,海女潜海捕捞的历史也将终结。她们已经卸下了生活的重担,只是因为一生的习性,她们还会出现在海边,向异国人和下一代展示她们曾经的生活,也增加一些老年生活的来源。

海边的半山腰上,有家小酒馆,专门供应海女捞上来的新鲜海产品。长须在动的大目鱼、鲜活的鲍鱼、不知名的当地海鱼、贝肉,切成薄片装在盆子里,用店里自制的调料蘸着吃,鲜味满唇。海女老妈妈告诉我们:必须喝白酒,暖胃杀菌。我们用小酒盅干杯,迎着海风。海风吹散了柜台前海女们的短发,她们脸上硬而直的线条,让人看到女人在历经岁月磨砺后留下的痕迹,微笑也掩盖不住两眼中的沧桑。盘子里那些美味的海鲜,是困了海女们一生的付出,才得以从海里到了游客们的盘里。

沿下山的小道,有二三海女坐着兜售一些晒干了的,用韩语在招徕游客,笑容诚恳,语音微弱,在嘈杂中一点显不出超出于人的高声。站在近处的几位女游客拿着相机要拍一位很老的海女,突然,这位海女老妈妈收敛了笑容,严厉气地向女游客摆手,一脸僵硬。女游客一怔,随即收起了相机,海女的脸上才松弛下来。

为什么不让拍?也许,这位海女老妈妈在想:一张没有女人味的老脸,怎么可以到处流传?游客是猎奇,而在她们,心中该有多少人生的酸楚?面对一拨拨风姿绰约的女人,那瞬间的严厉,正是心中委屈的迸发。

从山间回望大海,宏阔辽远,波涛汹涌。走在下山的路上,那些在波涛间沉浮的海女们,她们曾经艰辛的情影和突兀的怒色,同时出现在我的脑海。女人的承担和女人的失去,不知是值得骄傲,还是值得惋惜?不过,我想,这个民族的后人,一定会永远铭记着她们。

今宵打盹

黄玮华
陆士衡首肯

(卷帘格,航空设备)
昨日谜面:干洗费
(二字常用词)

谜底:条款(注:洗,过,我想,这个民族的后人,一定会永远铭记着她们。涂,涂干为“条”;款,扣费)

打一场民间「乒乓外交」

吴四海



我年轻时认识一些很有学问的前辈,“文革”结束后有时去他们的书斋,他们总是喜欢和我们年轻人聊天,话题对路时,就欣然打开话匣,讲些自己做学问的感受。我在向他们讨教时发现,他们最感到痛心的,是他们藏的、读的那些书在那个时代都失去了。

那时,我供职的文联研究室也举办一些研讨会,邀请一些前辈前来。老前辈们在参加讨论会时,常喜欢听年轻人讲,还不时询问国内外文艺动向,对于年轻人有些过激的言语并不指责,他们也时不时记

录一些,呈现出一派做学问该有的讨论氛围。翻译家钱春绮住在我家附近,我常去他家,见他书桌上摆着几本练习簿,里面摘录了好多他的读书笔记。其实一些学问家都这样做,按他们的说法,“把损失的时间夺回来”。

他们自然是文人,也喜欢书画,路上遇见我们,或者来研究室做客时,他们也会谈及,或听我们谈话,甚至会拿出自己创作的书画作品,请我们提提意见。特别是见到我们在埋头读书时,前辈们总要夸上几句。他们的好学不倦,令我至今难忘。

好学不倦

丁德武图 卢金德文



两年前,中国艺术研究院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保护中心主任田青不无痛心地告诉记者:传统文化和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中国戏曲艺术,正面临着急遽衰落的命运。中国戏曲剧种60年消失数量已经超过了100个!

这是一个触目惊心的数字。在各级政府的扶持下,我国现有的地方剧种的从业人员,也在努力“延续”着一些濒危剧种的生存。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地市级城市的剧团,他们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花了不少钱,创排了新的剧目,或者是新编了一些传统剧目,不计工本,或北上进京,或东进上海,参加演出活动,参与“梅花奖”或者“白玉兰奖”的竞争。

对于长期生活、工作在北京、上海的观众,特别是我们的专家,见多识广,眼界极高,就连大剧团的演员的演出,都能挑出种种不是。那些来自地县级的剧团的演出,自然是毛病多多。

怎么对待这些小地方剧团演出中的诸多问题,如何进行批评?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记得当年陈云同志对评弹新作品创作演出,讲过一句精辟的话:“对新书,有三分好就要鼓掌。”我认为,对于来自地县级的剧团,特别是那些作为“非遗”保护的剧种,要提倡“叫好”为宜。

很多地方财政很紧张,为了支持剧团、剧种进京、来沪,有关部门“勒紧”裤带拨了些钱;剧团自己哪怕“砸锅卖铁”筹钱买好了的剧本、请好了的导演、邀好了的舞美……好不容易排出了一出戏来演出,如果我们以梅兰芳、麒麟童的标准来衡量,或以这个剧种当年的艺术家的水平来

“哗”地一下全都聚集到我俩面前。面对日方媒体,我有话要说:浅叶先生,你也看了世乒赛,很明显仅靠单方面起板,是难以取胜的。你看这块瓷拍,一面红色象征中国,一面白色象征日本,这样背贴背,一致对外二面起板的话,不是很有可能在当今乒坛立于不败之地么。

全场掌声响起,我将瓷拍递给浅叶先生,微笑着:要不就用这拍,继续我们的比赛?结果,当然又是进入了我的设定程序,攻守自如地一分一分追平,再反超,12:10取胜。

掌声又一次响起。输赢胜负,早已在欢笑中被湮没。乒乓球落地的一刹那,我才如释重负,半年的辛苦筹备,总算打赢了这一场中日民间的“乒乓外交”。

衡量,其水平肯定难望项背。怎么办?剧团得不到好评,拿不到想要的奖项,回到所在的地县,日子非常难过。明年的预算,有关部门可能会以各种理由拖着不给。没有钱,不要说排新戏,就是维持也会非常困难。二年、三年……这个剧团名存实亡了,这个剧种也许没有了!

当然,我说的“叫好”为宜,不是无原则、无标准的。我想,基本的要求还是要有,比如:

价值取向正确:中国戏曲比较多的老百姓关心的社会问题和伦理道德观念,但这种情感,必须与时代精神相符,也就说必须“接地气”,这样才会引起共鸣。

故事情节合理:“喜新厌旧”是观众对戏曲乃至一切娱乐样式的要求。再美的佳肴,让你天天吃,也会吃腻,人的欣赏口味也是如此。所以情节要出奇、出新,但是不能胡乱编造。

人物形象可信:人物不能任意“拔高”,很假,让人感觉吃了苍蝇一样无法忍受。

演员演唱规范:在艺术表演上,演员要将本剧种的真玩艺儿奉献给观众。每一剧种在表演、演唱上都有自己独到的绝活,要将这些东西发扬光大,这也是争取观众的好办法。

再一点要说的就是,要重视各剧种“领军人物”在剧种生存、发展中的作用。剧种要生存发展,一定要有自己的“领军人物”,他们的存在,会对这个剧种的生存、发展起到定海神针的作用。

对于那些秉持了以上这些原则、标准的基础上的戏曲创作和演出,尽管它们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不足,我们还是要从大局出发,从为了延续地方剧种的生命出发,以鼓励为主,以“叫好”为宜。

初登洋山岛,就被那巉岩裸石所震撼,没想到在江南还能看到这样的石头,洋山石不像通灵剔透的太湖石,也不像怪石嶙峋的雁荡峰。它的形状厚重敦实,颜色纯白、质地细而坚固,或坦荡如砥,或磊块叠起。海边多石,落潮时,莽莽苍苍,浪平涌息,露出石壁,刀砍刃劈,利索到底;潮涨时,骇浪滔天而来,似雪山裂崩,石影倒横,像烈马翻卷的银色滚涛。山上多石,远眺岛上最高的观音山,一片青褐朦胧,借石棱、石缝手抓脚蹬向上攀爬,先有石梁飞虹穹立,又有石道缠绕峭峰,更有石梁连接悬崖,再有石门下深绝壁,还有石台矗立呷口。一个奇特的现象是,不但秀石怪峰向北,这里的石头纹理一律也向北,像被筛子梳过一样。山顶有一座姐妹石,双壁相合,相互依偎,目光也是投向北方。她们不像一般婀娜多姿、依偎杨柳、惯说风言软语的江南女子,她们是海的女儿,与狂风巨浪相搏,望眼欲穿代替了举案齐眉,激越的渔歌压过拍岸惊涛。她们应见证了眼前洋面上的千年故事,这里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古航线,李清照、苏东坡、文天祥、戚继光、郑成功曾经在此留下舟迹,迨至近代,孙中山曾作建设东方大港的畅想。

洋山岛作为全球唯一建在外海岛屿上的集装箱码头,将其与大陆连接的东海大桥,全长30多公里,由5000多根嵌岩桩、150万平方米海工混凝土、50万吨钢结构组成。建设者们在芦苇丛生的滩涂上开便道,打桩、浇墩身、筑箱梁,在波涛汹涌的东海上打钢桩、建平台、钻深孔、架墩梁,在荒无人烟的海岛上斩荆棘、起营地、开山填海、浇筑场地,构建码头。有一幅珍贵的照片中,打下的一排排钢桩刚“小荷才露尖尖角”,就经受了台风和巨浪的考验,再举起箱梁、桥面与主塔,桥一段接一段合拢,成为海上卧龙。海的力量是雄伟无比的,但是,渴望发展的中国人却驯服了大海。在洋山港建设前,上海的集装箱吞吐量排世界第三位,如今排名首位,到洋山港全部建成,吞吐量还将提高一半,届时将是多么繁忙的海上明珠。

洋山建设者以船为家,多少次一觉醒来,小洋山从北舷到了南舷。他们像填海的精卫鸟一样忙碌,像赶海人一样无畏,像洋山石一样刚毅。姐妹石的眼中会留下弄潮者的身影吧,他们中有人攻克了世界级跨海大桥的技术难题,有的跳下船舱奋力封堵涌入的海水,有的没能见上辞世亲人的最后一面。

我认识这样一位洋山港的建设者,共产党员,他58岁本可在机关里享清福的年龄,却自愿上了洋山港建设工地,与年轻人同吃同住同工作,两年下来,他人瘦了一圈。别人问他图什么,他回答不图什么,就图在自己有限的工作年限里能和洋山这项世界级工程联系在一起,能和上海出海联系在一起,能和海洋文明联系在一起。啊,震撼人心的洋山石,伟大的洋山人!

戏曲批评以「叫好」为宜

秦未来

